

老巷深处觅古迹

文/朱昌勤



磨刀巷幸存的一段

镇江的历史上，城里城外是以西门桥为界的，仙鹤巷、磨刀巷、演军巷、弥陀寺巷，都属于城里的巷子。历经沧桑这些老巷大多被现代建筑覆盖，但所幸有些文化遗址保存至今，有些历史资料载入史册，成为永恒的记忆。

仙鹤巷西头，一家曾经的宾馆处据说有万寿宫遗址，带着寻访目的我来到这里。停车场北面，一幢废弃楼房还未完全拆除，穿过满地碎砖瓦砾的废楼，眼前矗立着一座青砖黛瓦、拱门木窗完好无损的老建筑。我惊叹不已，是何种力量让它得以幸存？原来，拱门墙上嵌着石碑：“镇江五卅外交后援会旧址，镇江市文物保护单位”。

透过碑文，将我的思绪带到风起云涌的年代，1925年5月30日，上海发生了“五卅惨案”，随后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卅运动，当年镇江的工人、学生为声援上海，成立了五卅外交后援会，总部设在仙鹤巷道教万寿宫内。这个组织成立后发起了抵制“洋货”运动，对私下内外勾结进“洋货”的资本家进行罚款，并用其款在云台山现伯先公园内建成“五卅”演讲厅。

几十年前我家住演军巷，童年时曾在仙鹤巷上幼儿园。那幼儿园非常简陋，门前有一片菜田用竹篱笆围着，幼儿园隔壁是一个内置天井两层小楼的米店。每当从这里路过，童年的记忆便会清晰出现。当然这些建筑早不见了，旧址处留下了一条弯曲狭窄的小巷。前不久我顺着小巷石板路向北探寻，发现巷中依然老房不少，巷子中段墙上还挂着“磨刀巷”标牌，这是早已消失的磨刀巷幸存的一段。

穿越小巷，我来到“怡海家园”，小区水池边有一块大石碑，与四周现代建筑显得有些协调。原来这正是磨刀巷内清末史学家陈庆年故居所在地，陈庆年生前在磨刀巷住宅东首建“传经楼”，又名“横山草堂”，藏书数十万册，2004年小区落成时建亭立碑以示纪念。水池旁弯曲幽静的巷道通往一处青砖小瓦的宅院，小区住户老人



仙鹤巷内镇江五卅外交后援会旧址
图/朱昌勤 摄

告诉我，这是当年巷内保存最好的老房，可能就是陈庆年家的“传经楼”藏书处。

仙鹤巷西与双井路相通，双井路依古运河而建，曾经的古城墙就在运河东侧。双井路上的河滨公园历史悠久，1935年镇江作为江苏省会要建一座公园，拆除了运河边的一段城墙。《江苏省会辑要》就有这样的记载：“河滨公园，新西门城垣拆除后，自新西门桥至竹竿巷段，以城基辟为广场，围以墙垣”。双井路中段曾有座很大的菜市场，菜市场北面有一小路通往运河边西家湾，这里的房屋大多为私人自建，是名副其实的棚户区。后来，西家湾在城市改造中全部拆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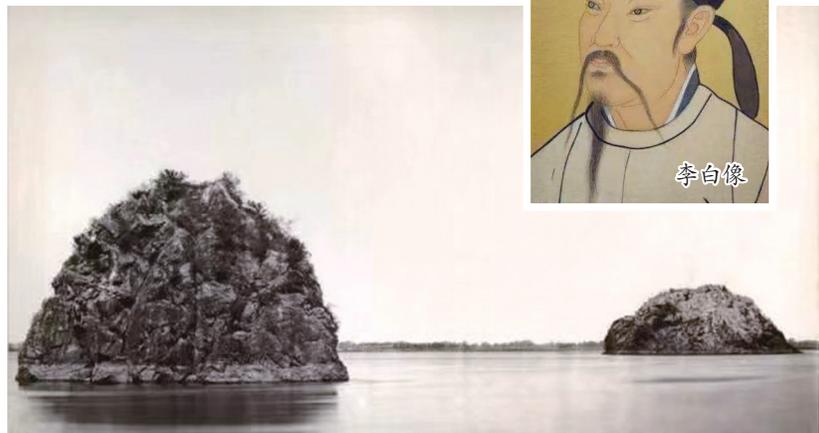
仙鹤巷向东穿过演军巷便来到了弥陀寺巷。弥陀寺在很多城市都建有这样的寺庙。镇江的弥陀寺在元代就有，据《至顺镇江志》载：“元代至元十六年(1279年)永嘉张氏广舍宅建寺，寺内供奉弥陀佛，名叫弥陀寺。”弥陀寺在明清时香火很盛，是镇江城里著名的寺庙之一。弥陀寺巷因寺庙而得名，可见这是一个有着700多年的老巷名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弥陀寺巷狭长而长，曾经巷中有一所小学，俗称“弥小”，童年时我曾进去玩过，校舍很破旧，木质楼道踩上去总是咚咚作响。事实上“弥小”历史久远，曾是民国时“私立苦儿院”的场所。镇江“慈善志”中有载：“苦儿院位于弥陀寺巷，创建于民国六年(1917年)收容苦儿，教养兼施，除设有小学外，并设缝纫、纸伞工和军乐队，后增设木工。”

与双井路平行的斜桥街，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了。斜桥街南端曾经的八叉巷小学是我母校，这所小学在1938年镇江沦陷期间，曾经被侵略者强占为战时医院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校园操场上曾挖出地下室，并发掘出很多医疗资料和器材，证明了这一历史事实。

如今的斜桥街，俨然成了大市口一带繁华休闲娱乐的商业街。沿街餐饮服务店铺林立，街南端东转弯便是我市的“漫书城”，北端有几家琴行，常常会飘来优雅的琴声，让这条古老街道增添了文化气息。这些琴行大多卖琴、教学为一体，我也算是个音乐爱好者，曾经在这里琴行买过笛子、口琴、二胡，也曾与同事为参加单位文艺演出，到琴行练习乐器演奏。乐曲悠扬、管弦清脆，一晃已过去了十多年，那些排练的情景如同昨天一般，依然十分清晰！

李白润州放歌

文/林敏



焦山松寥山
图：林敏 提供

“诗仙”李白一生曾多次游历润州，留下了赞美润州山水风光和劳动业绩的诗篇。

李白所到之处，对地方官吏的政绩每每加以称道。润州刺史齐澣是一位很有才干的贤明官吏。曾受到武则天和李隆基的器重，为开元名相姚崇、宋璟所信赖。姚与宋曾说：“欲知今，问齐君。”润州北界是波涛汹涌的扬子江，“至瓜步沙尾纤汇六十里，船绕瓜步多为风涛之所漂损。”开元二十六年(738年)，齐澣乃移漕路于京口塘下，直渡江二十里。又开伊娄河，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。这项伟大工程节省了劳役，减少了人民的牺牲，十分有益于农业生产。

开元二十七年，李白自洛阳南游来到润州，满怀激情，写下了《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》一诗，对齐澣给予了高度赞扬：齐公凿新河，万古流不绝。丰功利生人，天地同朽灭。

唐朝统治者为了供自己享乐，大肆在民间搜罗佳木奇石。同年，李白在云阳(今丹阳)，目睹了劳动人民拖船运石之苦。正值天旱水涸之时，老百姓在官司的监督下，僦舟运石，牵挽而行，期令峻急，辛劳不堪。他怀着深切的同情写下了《丁督护歌》：云阳上征去，两岸饶商贾。吴牛喘月时，拖船一何苦。水浊不可饮，壶浆半成土。一唱督护歌，心摧泪如雨。万人凿磐石，无由达江浒。君看石芒砀，掩泪悲千古。

天宝元年，李白携妻子自广陵乘船南下至润州，快到南岸时，一座满山苍翠，宛如碧玉的山峰像中流砥柱般屹立在面前，这就是焦山。焦山东北又有两座小山，名松寥山和夷山，分峙于洪波巨浪之中，合称海门山。李白泊舟登上焦山的石壁举目向东北望去，只见澄江如练，蓝天白云映照在水中，仿佛置身于天空。面对这个奇妙的江景，李白不禁逸兴遄飞，脱口高吟出《焦山望松寥山》：“石壁望松寥，宛然在碧霄。安得五彩虹？驾天作长桥。仙人如爱我，举手来相招。”这首诗发挥了浪漫主义的遐想，反映了李白诗歌的本色，是历代焦山诗歌中的珍品。

李白在润州逗留时间最长的要算是至德元年(756年)，参加永王李璣幕府随军而来的一次。天宝十四年(755年)十一月，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，叛变于范阳，并出兵西犯，十二月便占领东

都洛阳。次年六月攻破潼关，李隆基匆忙向四川逃奔。在逃亡途中的七月十五日，李隆基下达了分置的诏书：以太子李亨任天下兵马元帅，领朔方、河东、河北、平卢节度使；永王李璣充山南东道、岭南、黔中、江南西道节度使。

但在诏书下达前，李亨已于七月十二日即位于灵武。李璣在诏书下达后，便率军到达江夏。至德元年(756年)十月中旬前后，李璣派人去庐山聘请李白入幕府，李白下山时，恰逢李璣的水师开到九江，他便匆匆上了楼船。至德二年(757年)正月，李璣率水师东巡。李白写有《永王东巡歌》纪其事，其中第六首描绘了永王水师到达润州时的盛况：丹阳北固是吴关，画出楼台水云间。千岩烽火连沧海，两岸旌旗绕碧山。

这年春末夏初，李白与丹阳横山的隐士周维长相会，约定跟随李璣东巡，西入长安，一扫胡尘，消灭安史的势力，光复东西两京。但是，已经称帝的李亨害怕其弟李璣占据江南与他分庭抗礼，于是下达了对李璣军的讨伐令。两军相对，李璣的军将们却几乎全部背叛了，李璣军一触即溃，余部在润州附近被地方势力彻底打垮，李璣由润州向鄱阳落荒而逃，于当年二月在庾岭为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所杀。李白也从润州仓皇南奔，途中写下了《南奔书怀》，叙述了永王部下的崩溃情形和自己的心境：“主将动谗疑，王师忽离叛。自来白沙上，鼓噪丹阳岸。宾御如浮云，从风各消散。舟中指可掬，城上骸争爨。感遇明主恩，颇高祖述言。过江誓流水，志在清中原。拔剑击前柱，悲歌难重论。”

李白在这首诗中表明了自己跟从永王，实因天下乱离，四方云扰，欲学祖述廓清中原，并无叛逆之志的心迹。在诗的结尾，他自伤其志不遂，倒反而落得了从王为乱的悲剧。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，酿成了伟大诗人生活的悲剧。他以附逆罪下狱，后被流放夜郎，幸而中途遇赦获释。

尽管李白受到打击，但救国济民之志始终不渝。上元二年(761年)，当他听说唐太尉李光弼率师出镇临淮，追击安史余部时，虽已至垂暮之年，却从金陵出发要去从军杀敌，后因抱病，不得不半道而还。第二年，一代诗仙在贫病交加中寂寞去世，终年62岁。